

07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7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中篇小说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7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617-7

I.2… II.中… III.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2593 号

责任编辑:李 潇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35.125 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59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 选 说 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、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；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

上 册

万箭穿心	方 方 (1)
永乐春	王建琳 (66)
逝者的恩泽	鲁 敏 (97)
男女关系之悲喜剧	万 方 (131)
稟性	凸 凹 (176)
论我们灿烂的生活	晓 航 (207)
天仙配	朱文颖 (251)

下 册

安全简报	李 铁 (271)
喀纳斯水怪	杨少衡 (304)
福翩翩	迟子建 (344)
弥城	潘向黎 (375)
莉莉	笛 安 (423)
艳阳	张学东 (455)
女人不是篮子里的菜	衣向东 (486)
逍遥津	叶广岑 (524)

万箭穿心

方 方

李宝莉站在新房的窗口,突然她看到远处江水的波光。李宝莉吃了一惊,她叫道,小景,你来看!

陪她看房子的万小景忙跑过去,李宝莉指着远处浑黄的水面说,看到长江没有?万小景也吃了一惊,说真的咧,连长江都能看到。李宝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,说新房子千好万好,还得加上这一个大好。

这是李宝莉第一次去看新房。

出来时李宝莉对万小景说,看看看,运气来了,门板子擦起来都挡不住。万小景便笑,说话莫说得太满,一满运气就倒。李宝莉说,呸,你少说几句巫婆话,我比什么都强。

两人说笑着下楼。电梯速度很快,站着不动腿,从十六楼到楼底只一眨眼工夫。一个女人面带菜色,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,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,李宝莉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,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。李宝莉想,真可怜呀,自己没有高楼住,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。

幸福便顺着些思想一直流进骨头里。

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,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,笃笃笃的,很有电影

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。李宝莉暗道,原来皮鞋跟的声音可以让人这么拽呀。

李宝莉说,小景哎,你说我长这么大,连红砖房都没住过,怎么一下子就发福了呢?有了自家单独的厨房有了单独的水管连单独的厕所都有了,还住得天一样高,专门有人开电梯一直送我到屋门口,睡觉起来,睁开眼睛,长江水往哪边流都能看到。你说,你说,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?我的八字哪一笔转了运?哪天接我妈过来看,我都怕她会欢喜得昏过去。

万小景早习惯了李宝莉的喋喋不休。她笑了起来,说那是你找了个好男将^①,他的八字强,扭转了你的运道。李宝莉忙说,是是是,正是马学武这个狗日的帮我转的运。万小景说,马学武在厂办当主任也有一两个年头了,你跟他说话还是客气点,莫总是一开口一个骂。你得让他有点面子。李宝莉哈哈大笑,笑完说,我骂惯了。万小景说,得改。李宝莉又笑,说是得改。我得把他当个菩萨供在屋里最抢眼的地方,天天给他作揖。万小景也笑了,说我劝你还是用点心把他招呼好。李宝莉邪里邪气地望着万小景,说你晓得不晓得,在哪里招呼他,他才会叫好?万小景笑而不答,李宝莉自己抢着说,被窝里!这个王八蛋喜欢什么我清楚得很。万小景打了她一下,说莫跟我讲这个。邪皮,自己床上的事捂到自己被窝里去发酵。李宝莉说,哎呀,昨天你在电话里还缠我,叫我教你点功夫好去套紧你老公,今天假什么正经?说完李宝莉恐怕万小景打她,忙不迭地朝花坛边跑,果然万小景扬起手,边追边骂着要打她。

两个女人且说且闹地走到街上,满街都响起她们欢快的声音。

这天的晚上,李宝莉早早把儿子弄上床。然后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,套上马学武穿破了的旧T恤,凑到老公马学武身边。

马学武正躺在床上看金庸的《鹿鼎记》。马学武是大专毕业,他的文化水平,李宝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。当初漂亮的李宝莉肯跟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,就因为这个。好朋友万小景百般不解。李宝莉说,找个没有文化的人,生个儿子像个苕,又有什么用?这年头,有板眼才有狠。有文化的人智商高,这东西传宗接代,儿子也不得差。往后儿子有板眼,上大学,当大官,赚大钱,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。反正我的小孩将来又不当鸡做鸭,生张好看的脸模子,还不是浪费!

一番话,说得万小景瞪着她只发傻。李宝莉没读什么书,小学毕业就出来帮家里卖菜挣钱,但她经常能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,那些道理令高中毕业的万小景悟一辈子都悟不出。万小景不是很看得起李宝莉,但却从小学就一直跟她是死党,万小景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有一回还问李宝莉,李宝莉却有几分得意,说大概因为你是个笨人,但是我比你还要笨,你在我这

里就找到聪明的感觉了。这话说得真是要把万小景咽死。

躺在床上的马学武看了李宝莉一眼,说买件睡衣穿不行?又不是蛮贵,又不是没有给你钱。李宝莉说,哎呀,这就可以了。反正你穿破不要了,我接个脚,蛮好。又没得外人看到。马学武说,套件男人的破T恤,要几难看就有几难看。李宝莉就笑,说衣服难看怕什么?里面的人不难看就行了。马学武淡淡说了一句,天晓得。

李宝莉没听见马学武的话,她笑嘻嘻地朝马学武身上贴,又拉过马学武的被子,盖住自己的身体,说今天我拉小景看我们的房子了。小景也说房子好。马学武说,嗯。李宝莉说,你晓不晓得?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可以看到长江咧,看得蛮清楚。马学武说,晓得,我特意点的这套。李宝莉说,小景也说这套房子太好了。还说你的八字好,把我的运道也改好了。本来我的八字蛮不好的,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过这个话。我这辈子硬是沾了你的光。马学武说,她现在晓得说人话了?以前是怎么反对你跟我结婚的?这个势利眼。我要不当厂办主任,她看我都没得好眼色。李宝莉说,喂,莫这样讲呀,小景是我的朋友,她当然要替我考虑。马学武说,她替你考虑?她还不是想你嫁给她那个干哥哥。你要是听了她的,结果怎么样?那老兄吃牢饭,你还不是跟着守活寡。李宝莉说,这是哪八百年前的事,还提它干什么?马学武说,那你就莫跟我提万小景。她这种人呀,我看见她就烦。李宝莉不高兴了,说放屁!她哪点惹了你?马学武说,她是没有惹我,但她做的事惹了我。看她那个老公,赚了几个小钱,天天在外面嫖。左包一个女人右包一个女人,小景不晓得?晓得了还容他?图什么?不就是图他的钱。未必你们女人离了男人的钱就不能活了?就算换套行头去当“鸡”,也比受这口窝囊气强吧?

李宝莉火了,她一掀被子,跳下床,指着马学武骂道,呸!王八蛋!你们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。那个臭男将天天在外面嫖妓,小景为了她那个家,才包容下来。你不骂那个男人,倒骂小景。你有没有替女人想过,离了会怎么样?公公婆婆那边怎么交代?街坊邻居这里又怎么说?还有小景的丫头,半辈子小伢,怎么告诉她?说她老爹在外头玩女人?你以为离了婚,这些别人都不问?我呸!还不都是为了卫护着你们男将的脸面,我们女人才肯忍下气来。你以为光是钱?离了男人那些狗屁钱,老子女人们一样过得好!

马学武白了她一眼,说你这样想最好。我懒得跟你多说,说多了,还惹你骂通宵,明天我还要接待局里领导,你今天最好莫跟我过招,我惹不起,躲得起。说完,马学武爬起来,抱起被子,到儿子小宝的小床上去了。

李宝莉一天的好心情到此打住。

天色太晚，街坊的嘈杂都已消停。平常里，李宝莉这时候恐怕鼾都打了起来，而现在的她，却睡意全无。李宝莉咬牙切齿半天，几番都想冲过去跟马学武厮打一顿才好。但是她想起新房子和万小景白天说的话，就忍了。而且是忍了又忍，方把自己忍了下来。李宝莉做到这一步，相当不容易。换了以前，她是一定不忍的。马学武在车间当技术员时，脸上常常挂着彩去上班。这就是李宝莉的绝活。拼力气打架她不如马学武，但她会掐人，而且只掐脸上。掐得马学武没面子——人人都知道脸上的指甲印是老婆的。为了少受伤，马学武就会学乖，能让就赶紧让，多一句狠话都是不敢说的。

现在马学武居然句句跟她顶，而且连她的好朋友小景都骂，真是翻了天。这叫居家过日子一直打胜仗的李宝莉如何承受得住？更受不住的是李宝莉不能再去掐马学武。因为马学武早已不在灰蓬蓬的车间干活，而是当了厂办主任。开口闭口要去接待局里的领导。她李宝莉再蠢，也得为马学武顾这个面子，否则臭名远扬的只会是她李宝莉。

李宝莉憋着气，想了又想，却想不出办法来修理马学武。好在李宝莉是个会想的人，既想不出办法修理老公，就想得出办法安慰自己。李宝莉自道小景连老公在外面泡妞嫖妓那样恶心的气都忍得下，我这岂不比她强得多？

这样想过后，李宝莉心里舒服一点。夜晚一个人睡在大床上，却也没有失眠，呼噜照样打得嗡嗡响。

倒是小床上的马学武一夜没睡着。他想，这个婚姻带给他的是幸福多呢还是痛苦多？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。

二

李宝莉的母亲在菜场卖鱼。这天下雨，鱼没卖完，剩几条就拿回去自家烧吃。路过巷口，李宝莉的母亲想起李宝莉，就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，叫李宝莉一家子都回来吃饭。

李宝莉连忙打电话给马学武，说一起回娘家吃饭，屋里有好菜。马学武说厂里有应酬，去不成。马学武近半年的接待活动特别多，李宝莉早已习惯。她想人当干部，干的就是喝酒吃饭的事，吃不吃她娘家的鱼也亏不了他。于是便自己带着小宝去了娘家。

在娘家的屋里，只要有李宝莉，一屋子就只剩她的声音。李宝莉说话语速快，机关枪一样描述自己的新房子。李宝莉但凡兴奋，说话便吐沫横飞。家里桌子小，结果每一个吃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沾了火星。爹妈老早就惯了，不说

什么,自家的女儿,再脏也不脏。可李宝莉的小妹在电脑公司当会计,一向觉得自己是白领,便对李宝莉的作派很厌烦。小妹说,大姐你能不能吃饭不说话?李宝莉说,怎么了?嫌我?小妹说,我不想吃你的口水。李宝莉说,只当是给你加的作料。小妹说,莫说得恶心。李宝莉笑道,小时候你从我嘴巴里抠水果糖吃怎么就不在乎口水?小妹说,小时候不懂卫生。李宝莉说,你现在懂了?你懂了怎么来月经的裤子丢在屋角里三天都不洗?看你衣领子黑成什么样了?搓都搓不干净,你还白个什么领!小妹恼了,啪一下放下碗,说恶心,那是我的事。说完起身就走了。李宝莉莫名其妙,说喂喂喂,怎么啦,我怎么你啦?李宝莉的母亲说,哎呀,她自打读了个中专,以为自己是文化人了,瞧不起我们。莫理她,只当她是放个响屁。

饭没吃完,邻居刘老头过来找人打麻将,对李宝莉的母亲说晚上到我屋来抹几圈?李宝莉的母亲说,差几个角?刘老头说,加上你,再找一个。李宝莉赶紧说,那就不差了,我爸爸也去凑个角。李宝莉的父亲说,我去了,这一屋的杂事怎么办?李宝莉笑道,有我在你还操个什么心?

李宝莉硬是把父母都推到了隔壁,又从口袋里摸了两百块钱,给爹一百,给妈一百,说要玩就玩个高兴,莫缩手缩脚,叫刘爹爹瞧不起。刘老头就笑,笑完羡慕道,你屋里的这个宝莉真是养得好啊。李宝莉的父母便高兴地连说,是啊是啊。头点得像鸡啄米。

爹妈在邻居家放手放脚玩麻将,自己在屋里做家务,李宝莉觉得这是世上最快乐的事。孝顺是什么?让自己成一个伟大的人,爹妈出门威风八面,是孝顺;让自己赚大钱,爹妈想花多少是多少,也是孝顺;要是没得板眼做到这些,就让自己给爹妈作牛作马,由着爹妈玩个开心,这样的孝顺一点也不比前两样差。李宝莉每回在家里风卷残云般地干活时,总会怀着这样一份快乐心想。

李宝莉做事麻利,抹桌子扫地,洗碗刷锅,旋风一样转几圈,家里的事就做下了地。回房间见小妹的床像个猪窝,臭衣服臭袜子,堆在床角落一堆,馊气都闻得到。嘴里便骂着,手上却又三下两下把她的被子衣服以及放了三天的短裤一并洗净。李宝莉娘家和自己的小家都是用公共水龙头,家里无法装洗衣机,所以李宝莉洗衣服一向用搓板。李宝莉挽着衣袖,坐在小板凳上顺着搓板的齿格,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推搡,双手被齿格磨得通红的。做这样的事情,李宝莉从来不觉累,反倒是从心里都有一种快感。是什么样的快感,她说不出。只觉得这样做事,她浑身气顺,而且舒服。一个人能做事会做事爱做事,是她的运气,一个人总能被家里人喜欢和欢迎,是她的福气。李宝莉觉得自己的运气和福气一样不差。

李宝莉刀子嘴菩萨心，说话有点二百五，在街坊很是有名。知道她为人的，个个夸她；不知道的，却个个背地骂她。但李宝莉不在乎这些夸和骂，我行我素。李宝莉说，我要是天天听别人的话过日子，我累也累死了。

外面下着麻麻细雨，李宝莉端着木盆到公用水管洗清衣服，联想到自己家里过些天不仅有单独的水龙头，而且还会有洗衣机，心里越发觉得自己活在这世上是多么幸福。这幸福散发开来，就变成浑身使不完的力量。

李宝莉的父亲原本在码头当起重工，有一天出了工伤，砸断了腿，就被内退回家。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做惯事情的人也闲不住，于是李宝莉的父亲就自学成才，跑到路口给人补自行车胎。虽然挣不到几个钱，但手上有活干，人没白活。李宝莉的母亲成分硬，早先在针织厂还当过革委会的主任。每有大事，就登台讲话，声音硬硬朗朗，很给人提气。可是“文革”一结束，废掉成分，时兴文凭，李宝莉的母亲讲话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慢慢地，便没人记得要请她讲话，走在厂里的马路上，连多看她一眼的人都没有。再后来，李宝莉的母亲也下了岗。工人就是工人，做什么事都响当当。李宝莉的母亲回家第二天就跟着邻居张婆婆一起去菜场卖鱼。斤是斤，两是两，一分小钱都不贪。李宝莉的母亲常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工人。不能堂堂地做官，总归我还要堂堂地做人吧？

李宝莉最佩服的人就是母亲。李宝莉跟万小景说，我姆妈这样的人，不管是穷是富，放到哪里都是块金子。万小景便笑，说就你姆妈？还金子？一个下岗工人，穷得卖鱼，还金子？莫让汉口人笑掉大牙。李宝莉想了想，觉得小景说得也是。结婚的时候，她也跟马学武说过，我姆妈这个人就是强，做什么是什么，放哪里就是块金子。李宝莉词不多，又用了金子两个字。结果被马学武嗤了一下，说你姆妈要是金子，汉口还不成了个金矿？走到街上，随便捉个人，都比你姆妈更像金子。起码，文凭高些吧？一番话又硬得李宝莉透不过气来。李宝莉的母亲没上过学，是扫盲班毕业的。

但李宝莉不是根墙头草。李宝莉是一个有大主意的人。所以不管万小景和马学武怎么嘲笑李宝莉的母亲，在李宝莉心中，这个母亲就是她最服的那个人。

李宝莉特别想让母亲去看她的新房。李宝莉做完屋里的事，临走前，又专门到隔壁刘老头家，跟母亲打声招呼说，姆妈，你几时能去看我的新屋？我蛮想你去看一下。

李宝莉的母亲感念李宝莉的孝顺，桌子底下踢了踢她的老公，说明天我们就去宝莉那里看一下？李宝莉的父亲一向听老婆的，说你定几时就几时。李

宝莉很高兴,于是跟母亲约定第二天下午。

李宝莉的工厂早就破产关门,以前的老厂长在汉正街摆了个摊,批发袜子,叫了李宝莉帮忙守点看摊。活不累,钱不多。李宝莉家里过日子有马学武撑着,也算小康。她出门做事纯是打发时光,至于钱,挣几个是几个,也不在乎多少,够买点小菜回家,就知足。老板虽然搞垮了工厂,但做自己的生意倒是蛮下狠。李宝莉为了请假半天,软着嗓门跟老板讲了几箩筐好话,还答应这个月多完成十包袜子的指标,才被同意走人。

李宝莉见到她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,那个老板裹筋[®]得很,请半天假,嘴皮子磨得起茧。李宝莉的母亲说,那是。老板就得这样当,要不生意怎么做得出来?李宝莉说,哟哟,你还帮他说话!李宝莉的母亲笑道,换了我,怕是这个假都不得批给你。你那个老板,还算好心。李宝莉也笑了,说好心?还得多卖十包袜子,一百二十双呀!他硬像个周扒皮。李宝莉的母亲说,叫小景买。反正她老公的钱不花光也拿去玩女人了。李宝莉的父亲一边瓮声瓮气地说,你们俩,真是,像强盗,要别个小景当冤大头不说,还要损人。说得李宝莉的母亲和李宝莉当即大笑。

李宝莉知道母亲看了她的房子就会赞不绝口。果然如此。站在东边的窗口,长空如洗,远处浑黄的江水静静地,不觉有动,仿佛一段黄绸铺陈在那里。李宝莉的母亲激动得泪水往下掉,说宝莉你得亏找了个好男人,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。我们工人真正讲翻身,就得住这样的楼,看这样的风景。

李宝莉的父亲便拐到一边,一声不吭。他这辈子没能让老婆孩子住上好屋,心里也是愧疚了一辈子。李宝莉看到父亲脸色有些难堪,心知母亲嘴巴太敞,说话不妥,忙打岔,说姆妈,不是男人不男人的问题,是时代变了。归我在这个时代摊上了好日子。

李宝莉的母亲一向跟时代跟得紧,听李宝莉这一说,忙答道,说的是说的是。是你运气好,哪像我跟你爸爸,一赶就赶上个下岗。你咧,一赶就赶上个住高楼。

说得李宝莉和她父亲都笑了起来。

正笑时,李宝莉的父亲走到西边的窗口,这里是客厅。还没等李宝莉和她母亲的笑声落音,李宝莉的父亲就叫了起来,哟哟,这怎么得了?

李宝莉忙凑近去,说怎么啦?李宝莉的父亲说,怎么会挑这个位置盖房子呢?李宝莉说,这原先是厂里的仓库,就这块地皮,不在这里盖在哪里盖!李宝莉的父亲一指着楼下放射线一样的马路说,你晓不晓得这叫什么呀?李宝

莉说，不晓得。李宝莉的父亲说，这叫万箭穿心。李宝莉不明白，说怎么个说法？李宝莉的父亲说，你看，你这里是个死角，条条马路都跑到你门口的转盘打转。哪条路都像箭一样，直朝你住的楼房射。这就叫万箭穿心，风水上这是顶不好的。像生意人吧，从来都不在这种地方开业做事，一开就垮，没得一个有好结果。

李宝莉的脸有些发白。李宝莉的母亲在她们俩说话间，也过来看。俯身朝下，能见到四条大道和三条小路有如放射线一样由新房下的花坛散开来。她看过大笑，说老头子亏你想得出来。万箭穿心我是没有看到的，我只看到了万丈光芒。

李宝莉被母亲说得心跳，她忙站在母亲身边，瞪大眼睛细看楼下的条条大路小路。看完说，真话的，有点像万丈光芒。母亲说，是不是？看风水得是哪个来看。运道好的人，看见的是万丈光芒，运道差的人看到的是万箭穿心。像你爸爸的运道一直往下走，他怎么能看得见这新楼的万丈光芒？

母亲的话把李宝莉的脸色挽了回来，苍白中又渐渐浮出红色。果真像有万丈光芒一样，李宝莉的心也被照得透亮。李宝莉说，嗯，姆妈的这个词能把爸爸的那个镇住。

李宝莉的父亲说，这不是迷信，是风水。说我的运道不好，你的又好到了哪里？李宝莉的母亲说，你这不是多话？怎么就不能让宝莉高兴一点呢？非要扫她一把兴？万箭穿心又怎么样？未必把房子退了？

李宝莉的父亲这时才觉得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，便叹了口气，说我当然是想让她高兴，但是风水就是这样摆着，未必要我说假话？李宝莉说，现在不兴讲这些迷信，有新房子住就是福气。

李宝莉陪爹妈看完房子，又去买菜。进了家门后，怎么想怎么不舒服。万箭穿心四个字，像四个秤砣，压在心口。做饭时，心思重，放碗搁盆子都像砸，洗菜也仿佛跟水龙头出气，水放得哗哗啦啦。邻居一旁打水，说又发什么疯？李宝莉没好气地说，发疯也剩不下几天了，你忍着点吧。说完李宝莉想，闯你妈的鬼，蛮舒服的事，怎么搞成了个万箭穿心呢？然后就很抱怨父亲，心道，就算是风水，就算你不肯说假话，但是你可以闭嘴不说呀？不说未必过不得？

本来因了这房子，李宝莉一直想慰劳一下马学武。马学武爱吃糖醋排骨，爱吃豆瓣鲫鱼，李宝莉早上就跟马学武说了晚上有好菜。马学武本来想说有应酬，但见李宝莉满脸期待，就答应了。结果心不在焉的李宝莉剖鱼时把苦胆弄破，烧排骨又不小心烧得焦糊。马学武下班拎了瓶黄鹤楼酒准备回来吃大餐，伸筷子一夹，没一样可口，脸色当即就挂了出来。

李宝莉想,烧坏两个菜又算什么,明天重烧就是了,何必摆脸色!李宝莉这个人经常是想得到就说得出。李宝莉说,喂,屁大点事,你少给我摆脸色!马学武说,我一句话都没说,还不行?李宝莉说,你垮成个马脸,不比说话还狠些!马学武说,我要说话,你就说我跟你翻;我不说话,你又说我摆脸色。那你想要我怎么样?吃了烩肉苦鱼,脸上堆起笑,一口一声跟你说好吃,夸你做菜水平高?

李宝莉被马学武顶得说不出话来。结婚以后,马学武像这样还嘴,而且还把话说得如此阴阳怪气,在李宝莉记忆里,好像还是头一回。李宝莉哽了半天才说,好好好,到底是当了干部,嘴巴狠了,说话的水平也高了。不过,我告诉你马学武,莫以为你能管你厂里的人就能管我。老子天生不是被你管的料。马学武也没示弱,说我几时敢管你?厂里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我马学武是被你李宝莉管死了的人。晓得吧?已经是个死人了。

李宝莉心里的火头立即蹿得比房顶还高。她的词少,不知道说什么了,便跳起来,抓起一只碗,就手往地上一砸,说我看你心里没得数了吧?当初想跟我结婚的时候,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,你是怎么说的?说你就是想当我跟前的狗。这才几年?未必忘记了?

砸碗的声音很刺耳,旁边吃饭的儿子小宝紧张得脸色发白,惊恐地望着李宝莉。马学武不再作声。他黑着脸,到厨房拿了撮箕扫帚,把碎碗碴打扫干净。完后见小宝很紧张,眼睛里满是泪水,忙上前哄道,小宝莫怕,没得几大的事,莫哭啊。小宝眼眶里全是泪,他偎在父亲怀里,仿佛找到了安全,泪水到底没流出来。

小宝刚满九岁,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。

三

马学武第一次知道,装修就是内战和外战同时宣战。想要一致对外,就得结束内战。而结束内战唯一的办法,就是战事的一方必须放弃自己的战场。马学武跟李宝莉吵过几次,就明白了这点。于是他决定缴械投降,全方位退出。那天为买马桶,李宝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。马学武说,以后你莫问我,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李宝莉说,你吓那个?你当我一个搞不定吧?马学武说,那最好,我还省心。李宝莉说,你要不掺和,我不光省心,我还如意。马学武说,好,就这么决定。

李宝莉一派豪放地包揽了整个装修,她说什么就是什么,果然有省心如意

之感。下了班她就泡到新房子里,指东画西,装修工人个个被她整得既无奈也服帖。马学武乐得清闲,反正他自有自己的开心,每天便在厂里呆到很晚很晚才回家。新房那边,他连看都懒得去看一眼。

搬家安排在星期六。李宝莉跟马学武商量,是不是请厂里的同事来帮忙。马学武说,太麻烦了。找个搬家公司省心又省事。李宝莉说,搬个家,一百大几十块,何必花这个钱?马学武说,找厂里的人搬,搬完了请吃饭喝酒,比这花的钱多得多,还欠一屁股的人情。李宝莉大惊小怪道,你堂堂一个办公室主任,未必找手下人搬个家还要请客?你们厂长搬家,是不是也要请他们的酒?马学武冷冷道,我们厂长不找手下,只找搬家公司。

这件事李宝莉最后依了马学武。

但请来的搬家公司钱收得漂亮,事情却做得不漂亮。进门时,先是把柜门撞了一下,后来又把一口锅掉在地上。李宝莉的心情一下就坏了,一边搬一边跟他们吵架,嫌他们放电视机时手脚太重,又嫌他们摆冰箱时,不是一次到位,却是在地上拖了两寸,把新铺的地砖划出两道印痕。再就是进门不换鞋,把她家新地板的亮光踩毛了。搬家的工人被她吵得恼火,更加捣蛋。马学武便满嘴地说好话,不停地递茶上烟,试图和谐关系。气得李宝莉踢他一脚,恶声恶气道,我是出了钱的,他们就该好好给我干活。茶不是钱?烟不是钱?你是不是扣出来?你真是生得贱!

人多,马学武没跟她顶嘴。

临了,一个最刁蛮的搬家工人反手递给马学武一支烟,说伙计,我们虽然出劳力,打粗活,但屋里的老婆都还贤惠,活得比你自在。我看得出来,你在外面大小是个干部。可是当了干部又怎么样?被这种女人罩一辈子,比条狗都可怜。说完,不等一旁听见的李宝莉有所反应,掉头出门。

李宝莉大怒,泼骂出口,追出房间,一直追到电梯门口。但是电梯的门已经掩上,里面传出来的除了嬉笑,似乎还有歌声。仿佛唱的是:你问我爱你有多深,我爱你有几份……

李宝莉气得“呸”一声,一口痰从喉咙管直接就吐到电梯的金属门上。

回到房间正想把满嘴没人接应的骂语甩给马学武,骂他给人家抽了烟喝了茶说了好话却反被人奚落,结果发现马学武脸垮成了黑青色,眼光也蛮不对劲。李宝莉心颤了一下,就把冲到唇边的骂话一个字一个字咽了回去。

住新屋,李宝莉是一定要庆祝的。李宝莉的庆祝方式,其实简单,就是大吃一顿。李宝莉不顾屋里屋外摊得像个杂货铺,立马开始洗菜做饭。启动新厨房,每一处都顺手,煤气、水管、灶台,哪样都招人喜欢。这是李宝莉的天地,

李宝莉突然想起一个词,叫大展宏图。李宝莉想,她从此就可以大展宏图了。

李宝莉全心全意地烧了一桌好菜。鱼炸得焦黄,红烧肉红彤彤发放着油光。小宝的口味像极了马学武,吃得欢天喜地。马学武却只是闷头扒饭,一句话也不说。李宝莉有点烦,心想你一个大男人,被别人说了两句又算得了什么?好容易住进了新房子,脸上给点笑,也是图个吉利吧。李宝莉说,今天我高兴,随便怎么样,都不跟你吵架。小宝来,把昨天学的诗背一下,让爸爸妈妈高兴。小宝望了马学武一眼,见马学武没有表示态度,便不肯背。嘴上还说,爸爸不想听,我就不背。李宝莉揪了他一下耳朵,说你个小混蛋,姆妈一个人听就不行?

小宝到底也没背诗。

睡觉前,李宝莉去上厕所,坐在马桶上,木质的马桶圈,紧贴着皮肤,凉悠悠的,恍然人在天堂,自打她学会自己如厕,就是在公共厕所蹲坑。幽暗的灯光,身后的脏纸,沟里的蛆虫,脚边的污渍,她都司空见惯。臭味浓得呛人,她也觉得十分正常。而现在,她的新厕所,居然一丝臭气都没有。李宝莉甚至没有想过,厕所也是可以不臭的。于是她对自己说,这样的好日子是马学武给的,再怎么样,我都要好好待他,绝对不能再跟他吵架了。

李宝莉从厕所出来,马学武和衣躺在床上,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,不晓得在想什么。李宝莉从梳妆台拿出雪花膏,抹了手心手背,又在脸上抹了一把。然后堆着满脸的笑抬腿上床。

马学武扭过头,望着她,开口说话。这是他搬进新家来对李宝莉说的第一句话,这句话惊得李宝莉几乎从床沿边跌下去。

马学武说:我要跟你离婚。

四

万小景去汉正街找李宝莉批发袜子,结果李宝莉不在。

李宝莉的老板说,这狗日的不讲诚信,讲好这个月多卖两包,结果连人都不露面。万小景有些奇怪,觉得这不像李宝莉,便打了个电话。

电话里的李宝莉有气无力,像是即刻就要断气。万小景吓了一跳,心想这家伙未必得了绝症?也不敢多问,连忙买了袋水果,坐公共汽车都嫌慢,直接打车去了李宝莉的新家。

开门的李宝莉披头散发,脸色铁青,几乎脱了人形。万小景看得心惊,忙说怎么搞的?是什么病?不会是癌吧?万小景觉得像李宝莉这样硬性的人,